

娘是一炉火，一萱草，一盏灯

□卢书忠

我们其实被疫情绊了个大骨碌。

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我刚想爬起来，却被击倒在地，痛哭号啕。

娘去了。

疫情放开，阖家团圆，本以为可以过个好年。但大年初九，年还没过完，娘就去了。

娘去得很突然，晚上还在炒菜做饭，夜里就不行了。

我还人模狗样地去上班。等到披发跣足、以头抢地来到床前，娘已经不说话。

娘一句话也没留下，我一天也没捞着侍候。

人到中年，最大的坎儿，在这个黑色的日子。

我站在椅子上高喊：娘娘娘，上西南路啊！娘娘娘，上西南路啊！！娘娘娘，上西南路啊!!!

然后，我嗓子哑了，腿瘸了。哑了十天，瘸了十天。

娘去了，寒风如刀，春风呼啸。

娘去了，灶膛的火熄了。

娘去了，灯盏的光灭了。

娘去了，我的泪也干了。

娘去了，我的心也死了。

娘是一炉火，打我能记事儿，一直燃烧到现在。

印象里，柴火总是不够烧。娘就约了朱司行媳妇，去舟山拾柴火。看山的人心软，对拾柴火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舟山如舰，娘似小船。娘担了满满一担松枝柏枝往山下走。松柏把娘埋得看不见，但我知道，娘是船的桨，在划，在划。我去迎娘。我总感觉，是娘把太阳担上山去，又把太阳担下山来。

我刚上学。上学前，我会烧好一壶开水，害怕娘不知道生熟，常常用雪白的粉笔，在黑黑的大筛壶上写下两个大字：开水。我知道，娘在卸下柴火喝水的时候，心是甜的。

我曾疑心，翠绿活鲜的松枝怎么能着。但娘说：“柴多无湿，你看着。”

果然柴多无湿。柴多无湿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这等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从那时就印在了我心里。鲜活的松枝在灶膛里跳跃，烧熟了我们贫苦简单的一日三餐，映得母亲的脸庞火红。

娘虽属羊，但我觉得她是一匹马，一匹拉套的马。

我和母亲一人扛一“磨郭子”（赶磨工具）去山上迎父亲。父亲在山上打石磨。我和父亲赶磨。下盘轻，我赶上盘；上盘重，父亲赶上盘。母亲拉磨，过响水河。上坡时，她斜成伏尔加河的纤夫；下坡时，和我拽住磨盘，以防脱钩翻滚。山尖上，胡同里，有我们血痕的印迹，也有“呼隆呼隆”的欢乐。

娘是一萱草，是萱堂上，充满稻香的草。

那年月，父亲和大爷四叔们从大运河临清渡口偷偷贩了稻菽，木牛流马推回来，母亲便趁夜搓“麦约子”（捆麦个子用的草绳）。一灯如豆，母亲搓麦约子搓得手肿，麦约成束，一捆捆放在那里，像是风吹稻浪的歌，散发着香气。我和姐从稻草里找出稗子，在炭炉上爆米花，“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”。

搓好的“麦约子”，留着割麦时用，重要的是，能卖几个小钱。

母亲推车，我拉车，一起去赶集。从羊里，到大王庄，再到寨里。“麦约子”多得卖不动，买的人就促狭，等到散集了，还压价。终于有人问津：“三分钱一根卖不卖？卖就给

我送到王石，钱先赊着。”

不能不卖。母亲和我，一推一拉着车，相跟着再走十里地，把“麦约子”送到人家里。

买的人说：“我没钱，让你儿子替我写个欠条吧！”

我不怯，用繁体竖排行楷替人写下：

欠條。今收到温石埠盧書忠家麥約子一千根，每根三分，欠款三十元，須月內付清。欠款人某某，年月日，手印。

此人收条大惊，再不傲慢，当下点数三十元，对母亲说：“你这孩子一手好文墨，将来是个‘出头’。了不得！了不得！大嫂，大嫂，喝水，喝水。”

母亲一路没有说话，只偶尔抛出一句：“你得好好念书。”

路被腿脚和泥泞踏得似岱庙门洞上的铆钉，五月的汗水和紧张，蒸腾得娘俩似烟似雾。

我们娘俩还经常赶集卖点自留地里出产的菠菜、葱、蒜、梅豆，还有鸡蛋。菜好价贱。买菜的人挑剔，翻来覆去，把菜翻乱，把蛋翻破。我脖子上挂着蓝布书包，后来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军绿包，替母亲算账收钱。看不惯这种挑剔刁钻，便不耐烦道：“你买就买，不买别乱翻腾！”

母亲忙不迭地打圆场：“他是个孩子。俺这孩子就这样，恁别怪他。恁要一斤还是两斤？”

我不想让母亲再遭受委屈。

终于，“胡拉”完最后一根葱、一瓣蒜、一捧梅豆、一个鸡蛋。有时候是母亲，也有时候是父亲，都很高兴，要给我买根油炸果子犒赏犒赏。我咽着口水说：“我不吃油炸果子，我要小人书。”

我的小人书，比村里最富那户人家儿子的，还要多。

母亲和父亲一起打井，拧“倒罐”（汲水及浇地工具），种地，浇地。地瓜生长、麦子生长、玉米生长、生姜生长、辣椒生长、槐树生长、杨树生长，我们姊妹三个生长。

晚上，母亲也会给我们讲故事。土炕上，一头是三个困得睁不开眼的孩子，一头是我们全家的口粮——一堆地瓜干。总是一个穷孩子要被富人抱走的故事。抱走的时候，富人会说：“你跟着我走吧！让你吃陈米烧烂柴。”

我们很害怕被抱走，也很疑惑。怎么“吃陈米烧烂柴”呢？陈米烂柴好吃好烧吗？随后，便在害怕和疑惑中进入梦乡。

铁锤声声，车轮滚滚，汗水澎湃。在那个贫穷年代，全家赖父亲母亲含辛茹苦，生活得以不坠。

据母亲讲，她是随姥姥从北留村到俺村要饭，在大娘家留宿时，被大娘介绍给父亲的。为此，娘和大娘好了一辈子，也和父亲吵了一辈子。

贫穷和焦虑使他们争吵。有一回，父亲竟作势要划拉母亲。我不能坐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动手，无论女人有什么不对。我攥足力气，竟一膀子把父亲扛了个趔趄。父亲惊愕了。他知道，他的儿子已经长大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的争吵便变为背地里的争吵，而且愈加减少。

后来，父亲因脑血栓卧床三年。母亲尽心尽力，支使了三年。

我在泰前赁房而居。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，一边要种地，还要来来回回帮我照看孩子，就是卢特。三年窘迫，可想而知。

父亲在时，曾经扛回一袋地蛋，我们一家三口吃了一冬。有一年

秋，母亲从老家坐公交车，扛回一布袋自种的黄豆，我们用它做豆面换豆腐吃。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美食。我曾说过，虾皮儿是穷人的海鲜，豆腐就是穷人的蛋白质。

母氏劬劳，大河上下，天地回应，涕泗横流，不堪回首。

娘是一盏灯，点亮我们的前程。

每年元宵节，母亲总是挖了萝卜，切了萝卜，一根蜡烛切几块，张灯上灯。灯很简洁，木桌破旧，但温暖无比，虔诚无比。

我后来为朋友改文章的题目，叫《飘逝的面灯》。现在，有一盏飘逝的面灯，是为您吗？

母亲推磨，摊煎饼。推得月上中天，摊得煎饼山厚。我，村里第一个全国重点高校大学生，是母亲一包一包的煎饼，喂起来的。

到我弟弟上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委培费高昂，父亲母亲东挪西借，穷得卖掉了为我盖的新房，一度连盐都吃不上。他们没有一句怨言。

父亲去后，母亲也年事已高，便搬到泰安和我们一起居住。我在新闻圈里似乎也算出人头地。但我却是一昏蛋，极不孝，总觉得母亲还像年轻时那样年轻，那样能干，总挑剔她这不该，那不该。在昏蛋中，母亲就老了。

我二十几岁了，母亲一样盼儿媳。等我捎信给她，把媳妇领到她跟前，她早已把土屋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包好了饺子翘首等待。婆媳相见，母亲竟慌乱到差点打翻那一盖垫水饺。看到梅不支支巧巧，是个踏实的好闺女，她一把抓住梅的手：“大妮子，到咱家了，真好！真好！”笑得合不上嘴。

梅是我的妻，直到婚后，母亲一直喊她“大妮子”，说儿好不迭媳妇子好，拿儿媳当闺女待。

母亲一直很壮实。七八十岁尚能吃两个馒头，或一大盘水饺，且都是自己整治。我觉得，以她老人家的壮实和脾气，活到九十岁左右，没问题。

前几年，我辞去大夜班，有些空闲，就带母亲出去旅游散心。我和立同学开车拉着两位母亲进京逛故宫。故官人山人海，两位母亲倚着莲花跌座啃面包、喝茶水，看红墙柿树，皇家气象，乐乐呵呵。我又带母亲逛上海滩，看十里繁华，浦江奔流，明珠闪耀。还上潍坊看十笏园、下扬州看瘦西湖。每次，我都为她安排一个房间，让梅陪顾。母亲对梅感慨：“你看看这风景、这摆设，这样过是一天，那样过也是一天。人活着，恁大不同啊！你们要好好过日子，把日子都往好处过！”

不管我们有多大的不是，母亲总是很宽容。人前人后地夸我们，夸我们孝顺，夸我们工作有长进。

我把老房子拾掇好，供养母亲。

母亲在泰安过得算是安逸。她和金山院落的大爷大娘们打牌，到金山公园、岱庙广场临近处闲坐，和来看望她的舅父、姨娘们拉呱，到邻舍家串门儿，互送吃头等小礼物。

奇怪的是，年前母亲非要从泰安回莱芜老二家。她的理由是，回去看看她的小孙子，就是卢龙泽。

考虑到她年纪大了不担是非，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她的健康安全，我不想让她远走。我故作厉声地说：“您哪里也别去，就待在这里玩儿！”

但她还是偷着走了，趁我上班不注意的时候。

这一去，竟是永别。

我事不如意，脾气不好，总约束她。追悔莫及。

我也做了爷爷。一小家不确定去京过年还是在泰过年，幸好，子媳均放了两天假，我们带着母亲的重孙子一起回莱芜看她，想接她回来过年。我让小孙子给老奶奶发旺旺雪饼，她笑咪咪地接过去，没牙了依旧嚼得很香。她拿出二百块钱给重孙子当压岁钱，表示要在老家过年。

她对我说：“你带好你那一小家子就行，甬记挂我。我在你兄弟这里，挺好。”

我就信了。

这一去，竟是永别！

我早交上了暖气费，金山老房里热气腾腾，但莱芜小屋冷冷冰冰，娘冷冷冰冰。

后来，有人告诉我，母亲得了一场“感冒”，在后来的这个寒冷的早上，没能熬过去。

我没说什么，我又能说什么？

我昏聩了一次，犹豫了一次，自私了一次，当了一回老好人。我的母亲，却送了命。

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

我不杀母亲，母亲因我而死。

我如果坚持，把母亲接到泰安或是北京过年，就好了。就好了呀！

但世上没有如果，没有后悔药。

我们是长子长媳。我在阴影里“啪啪啪”抽了自己几个巴掌，妻总自责地哭泣。

娘去了，寿八十。

娘歇了，在山阿。

女人歇得吗？歇不得。女人歇下了，月亮的光灭了。

女人歇得吗？歇不得。女人歇下了，灶膛的火熄了。

娘去了，灶膛的火熄了，萱堂的草枯了，闪亮的灯灭了。

娘去了。我抱着尚有温度的骨灰盒去东山掩埋，又想起了我写的《落花生》。花生是会发芽的。娘的生命，还会发芽吗？娘和爹在那里相见，希望他们恩爱爱爱，不再争吵呀！苦难发芽，苦难辉煌。

我不知道。

父亲早逝，母亲又去。从此，我再无双亲，将一肩风雨，独挑日月。

娘去了，族中兄弟为分拚诸事口出龇龇。兄弟之间，也颇有阍墙之意，准备异爨分祀。

但我不管它。

正好是上元节。人张灯结彩，我泪眼婆娑。

我的上元节，没有浪漫，只有祭奠。泪眼婆娑中，我总以为娘没有走，没有远去。她还在和我一起打柴、卖菜，和父亲一起打“撒子”（汲水工具）、拧“倒罐”，坐在沙发上喝茶、看戏，还在洒扫院落，浇花弄草。她还在灯下给我们讲故事。一铺破土炕上，一头是困得睁不开眼的我们，一头是一堆口粮地瓜干。

故事说：“你要好好念书。要不就被人抱走啊，去吃陈米烧烂柴……”

娘啊！现在都是好日子。苦水中，你和我们相连；好日子了，你却不再和我们相见。

泰山其颓，萱草其萎。

子欲养而亲不在。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

音容宛在，思念长存。

朔风野大，唤母不归。

娘啊，每年的上元、寒食、清明、中元、十月一、过年，我都要给你和爹纳新米、节新衣、上地贡呀！

我还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带家。

这或许是一个不孝儿唯一的思量与报答方式！或许！

尚飨!!!